

第十一卷

魏沂

越魏沂居近天台。一日，過赤城，仰瀑布，因而彩草實，備藥餌，遂深入焉。迨晚，至一林下，見一老叟，紅中素服，曳杖而行，有自得意。沂進揖曰：「山深路迷，晚無所之，敢問老丈，此處有旅店乎？」叟曰：「山中安得旅店，老夫敝室甚邇，願賜光臨何如？」沂聞之，欣然從行。穿林涉澗，入一茅屋，藤牀石凳，甚整潔焉。茶畢，出豆飯，共沂食之。沂見壁上有軸，軸上有詩。詩云：

養就丹砂壽算綿，雞群獨出勢昂然。
數聲唳月歸三島，幾度乘風上九天。
長夜聽琴來蕙帳，清晨覓食在芝田。
自從華表歸來後，滄海桑田幾變遷。

沂讀未畢，叟笑曰：「此老夫之自贊也。」沂不喻，止宿其屋。翌日辭歸，叟攜手送至舊路而別，曰：「君行宜珍重，勿輕回顧。」沂乃緩行，數步而竊回視之，見叟忽然化為白鶴，騰空而去。始憶詩贊為鶴焉。

陶必行

陶必行，江湖之逸士也。一日，放舟洞庭，泊於群山之下。是夜月色皎潔，必行豁然吟一絕曰：

一湖煙水綠於羅，藻涼風起白波。
是處扁舟歸去晚，滿篷豪興月明多。
吟間，聞岸上笑語聲。視之，乃二女子，容色絕美，衣裳甚腴，相與吟詩於沙渚。一錦衣者吟曰：
采采珍禽世罕儔，天生匹偶得風流。
丹心不改常同舊，翠羽相輝每共游。
齊瓦對眠金殿晚，點沙雙蹲玉田秋。
此生莫遣輕離別，交頸成雙到白頭。

一素衣者吟曰：

同盟三五共優游，鎮日清閒得自由。
片雪晴飛紅蓼晚，玉衣寒映碧波秋。
相親相近來還去，無束無拘沒又浮。
歲暮江湖誰是侶，忘機長伴釣魚舟。

必行登岸趨之，二女亦不駭走，乃徐言曰：「先生遨遊江湖，曾識妾二人否？」必行曰：「不識。」錦衣者曰：「妾楊氏，此素衣妹歐氏也。」必行曰：「然則何以夜行？」女曰：「妾輩生長於斯。就此玩月博笑耳。」必行挑曰：「予舟中無人，肯過訪否？」女欣然從之。乃攜手登舟，酌於篷下，極其戲謔。已而就寢，兩情甚濃。必行喜而吟曰：「倚翠偎紅情最奇，巫山黯黯雨雲迷。」二女同聲和曰：「風流好似偷香蝶，才過東來又向西。」

天將曙，二女急起，躍舟涉波而去。必行但見一鴛鴦，一白鷗也。

陳元善

蘇州婁門陳元善，情度瀟灑，尤好奉道，常學請仙召將諸術，自稱洞真。往來嘉定諸大家，嘗寓談氏。談氏有一雞，畜十八年矣。一日，元善與主人語，雞自庭中飛至其前，舒翅伸頸，遂死於地。

夜睡書房中，有女子款門笑而入，自稱「主人之女，慕君曠達，故來相就。」元善視之，姿色妍麗。問其年，曰「十八矣」。遂留與狎。自是晨往暮來。嘗自言屬雞。陳元善所至，女輒隨之。每來，元善遂覺昏沉如夢，去則灑然。如是歲餘。元善亦疑之，以語談氏。主人驚曰：「吾家安有此女，是必祟也。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雞，以今歲計之，生尚不合。獨吾家所畜雞，其年十八，得無是乎？」乃用法水符咒以辟之，女來如故。密藏符於懷袖，女輒怒曰：「爾乃疑我！」手反覆撲之，俟符墜地，則奪去。或教以《周易》置裏肚中。女至，撲之再三，終不墮，乃去。

一夕與數友同宿。數友相戒無睡，以覘其來。忽聞元善夢中有聲，視之，見有物憑牀，如交合者。訊元善，則遺精矣。眾乃大噪逐之。見帳頂一黑團，作雞聲飛去。元善乃結壇，召術士遣之。女來謝曰：「無逐我，我數日將往無錫托生矣。汝送我不可至井亭，懼為井神所收。當送我於野地耳。」如其言，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，自是遂絕。

令史妻

唐開元中，戶部令史妻有色，得魅疾。家有駿馬，恒倍芻秣，而瘦劣愈甚。令史疑之。鄰舍胡人，術士也。曰：「馬行百里猶倦，況夜夜行千里餘乎？」令史益疑。隱身密察，見妻起靚妝，令婢鞍馬，臨階御之。婢騎掃帚隨後，乘空而去。始大駭，謂胡曰：「信魅疾矣，奈何？」胡令再伺之。

一夕，令史在堂前幕中，妻還，問婢：「何以有生人氣？」婢即以掃帚燭火，遍燃堂廡，令史狼狽入堂大甕中。須臾復往。婢已燒掃帚，無可騎，倉卒間遂騎大甕而行。令史在甕中，懼不敢動。須臾至一處，是山頂林間。供帳幕，宴席甚盛，群飲者七八輩，各有匹偶。宴飲洽昵，良久方散。妻既上馬，婢將騎甕，驚云：「甕中有人！」妻醉，婢亦醉，推令史出甕。今史不敢言，妻婢亦不知令史也，仍騎甕而去。

及明，四顧無人，但餘煙燼而已。乃尋徑路，崎嶇約數千里，行乞數月而歸。妻驚問之，令史以他事遠出答之，言不泄而陰謀之胡人。胡曰：「魅已成。伺其再去，可遽縛取，火焚之。」如其言，則聞空中乞命不已。頃之，有蒼鶴墮火中焚死。妻疾愈。

京師女

京師有民家女，為陰鬼所侵，夕昏朝爽，恒若酖宴。父母延醫巫治之，經年不除。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。其女出禮神，道士問：「姐姐見此物作何形？」女曰：「戴赤冠，衣白衣，而腰有赤帶，足著褐皮靴。每來，作叩齒聲。且去如飛。問其家所在，但笑而不答。」女退，道士相與論究。俄而群雞出於庭中，一白而雄者，腰毛赤色，昂昂獨立，約重七八斤，蓋其女之過關雞也。道士想像其形，指之而笑曰：「夜與處女為歡者，非汝也耶？」雞正立凝視，若嗔其言。眾告主人曰：「必此物耳。」主人亦悟曰：「此雞已十二年矣。因其每日上屋、不食，至暮乃下，又不入埘，心竊怪焉。今其然乎。」遂呼童烹之以祭。其夕，女見此怪浴血而至，曰：「我已為汝女害，永不復歡好矣。」連淚言別，女為慘然。明起，神爽復舊。

劉潛女

隴右劉潛家富，惟一女美，家養一鸚鵡，能言，此女每日與之言話，後得佛經一卷，鸚鵡念之，或有差誤，女必正之。每念此經，女必焚香。忽一日，鸚鵡謂女曰：「開我籠，爾自居之，我當飛去。」女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鸚鵡曰：「人不識爾，我固識爾。爾本與我同偶。爾既托化劉家，今須卻還本族，元怪我言。」女驚白於父母。父母遂放鸚鵡飛去，日夜監守其女。後三日，女無故而死。父母驚哭不已。忽見一白鸚鵡，從屍中飛出而去。

蚍蜉王傳

有徐玄之者，自浙東遷於吳，於立義里居。其宅素有凶怪，玄之利其花木珍異，乃營之。

月餘，夜讀書，見武士數百騎，升自牀之西南隅，於花壇上置繒繳，縱兵大獵，飛禽走獸，不可勝計。獵訖，有旌旗豹纛，並導騎數百，又自外入至西北隅。有帶劍操斧，手執槌鑊者，凡數百。挈幄幕簾榻、盤碟鼎筐者，又數百。負器盛陸海之珍味者，又數百。道路往返，奔走探偵者，又數百。玄之熟視轉分明。至中軍，有錯彩信旗，擁幘幘紫衣者，侍從數千。至案之右，有大鐵冠執戟前宣言曰：「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。其先鋒後軍及甲士執戈朝勿從。」於是赤幘者下馬，與左右數百，升玄之石硯之上，北設紅拂盧帳，俄爾。盤榻、幄幕、歌宴、客席畢備。賓旅數十輩，緋紫紅綠。執箏竿蕭管者又數十輩，更歌迭舞，俳優之目，不可盡記。酒數巡上，客有酒容。赤幘顧其左右曰：「索漁具。」復有扯網籠罩之類凡數百，齊入硯中。未頃，獲小魚數百千頭。赤幘謂諸客曰：「予請為涓濱之業以樂賓。」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，眾樂徒歌《春波引》，曲未終，獲魴鯉鱖百餘。遽命操促膳，凡數十味，皆馨香不可言。金石絲竹，匏鏗齊奏。酒至，赤幘者持杯顧玄之，而謂眾賓曰：「吾不習周公禮，不讀孔氏書，而貴居王位。今此儒髮鬢焦禿，饑色可掬，雖孜孜吃吃，而又奚為。肯折節為吾下卿，亦得陪今日之宴。」玄之忽乃以書卷蒙之，執燭以，一無所見。

玄之舍卷而寢。方寐間，見披堅執銳者數千騎，自西牖下，分行布伍，號令而至。玄之驚呼僕夫，數騎已至牀前。乃宣言曰：「蚍蜉王子獵於羊林之澤，釣於紫石之潭，玄之庸奴，遽自迫脅，士卒潰亂，宮車震驚。既無高共臨危之心，須有晉文還國之伐。付大將軍龔（ ）燈追過。」宣訖，以白練繫玄之頸，甲士數千羅曳而去，其行迅疾。倏忽加入一城門，觀者架局疊足，凡五六里。又行數里，見子城，入城，有宮闕甚麗。玄之至階下，有赤衣冠者唱言：「追徐玄之至！」蚍蜉王大怒曰：「服儒服，讀儒書，不修前言往行，而敢肆勇凌上。付三事已下議。」乃釋縛，引入會議堂。見紫衣冠者十人，玄之遍拜，皆目踞受。所陳設之類，尤炳煥於人間。是時王於以驚恐入心，厥疾彌甚。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。議狀未下，太史令馬知玄進狀論曰：「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，游佚失度，視險如砥，自貽震驚。徐玄之性氣不回，博識非淺，況修天爵，難以妖誣。今大王不能度己，反恣胸臆，信彼多士，欲害哲人。竊見雲物頻興，怪屢作；市言訛，眾情驚疑。昔者秦射巨魚而衰，殷格猛獸而滅。今大王欲害非類，是躡殷秦，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。」王覽疏大怒，斬太史馬知玄於國門，以令妖言者。是時大雨暴至。草澤臣慰飛上疏曰：「臣聞縱盤游、恣漁獵者位必亡；罪賢臣、戮忠讜者國必喪。伏以王子獵患於絕境，鑄禍於幽泉。信任幻徒，熒惑儒士。喪履之戚，所謂自貽。今大王不究湛游之非，反聽詭隨之議。況知玄是一國之元老，實大朝之世臣。是宜彰其謀，匡此顛仆。全身或止於一諫，犯上未傷於一言；肝膽方期於畢呈，身首俄驚於異處。臣竊見兵書云：『無雲而雨者天泣。』今直臣就戮，而天為泣焉。伏恐比乾不恨死於當時，知玄恨死於今日。大王又不貸玄之峻法，欲正名於肉刑，是抉眼而觀越兵，又在今日。昔者虞以官之奇言為謬，卒並於晉公；吳以伍子胥見為非，果滅於勾踐。非敢自周秦悉數，累黷聰明；竊願以塵埃之卑，少益嵩岳。」王得疏，即拜飛為諫議大夫，追贈太史馬知玄為安國大將軍，以其子為太史令，賻布帛五百段，米粟各三百石。某徐玄之待後進止。於是詣官門進表曰：「伏奉恩制云：『馬知玄有殷王於比乾之忠貞，有魏中尉辛毗之諫諍。而我亟以用己，昧於知人。焚棟樑於將立大廈之晨，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。由我不德，致彼非辜。是宜褒贈其亡，賞延於後者。』宸翰忽臨，載驚載懼，叩頭斷號，回心止泣。伏以臣先父臣知玄，學究天人，藝窮曆數，因通玄鑿，得居聖朝。當大王彩芻蕘之晨，是臣父展嘉謨之日。逆耳之言難聽，驚心之說易誅。今蒙恩澤旁臨，照此非罪。鴻恩沾灑，猶驚已散之精魂；好爵彌縫，難續不全之腰領。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，冒國家之崇榮。報平王既非本心，效怕禹亦非素志。況今天圖將變，曆數堪憂。伏乞斥臣遐方，免逢喪亂。」王覽疏不悅，乃退寢於候雨殿。既寢，宴百執事於凌雲台，曰：「朕有嘉夢，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，賜爵一級。」群臣有司，皆頓首敬聽。王曰：「吾夢上帝云：『助爾金，開爾國，展爾疆土，泊南自北，赤玉泊石，以答爾德。』卿等以為如何？」群臣皆拜舞稱賀曰：「啟鄰國之慶也。」飛曰：「大不祥，何慶之有！」王曰：「何謂其然？」髮飛曰：「大王逼脅生人，滯留幽穴，錫茲咎夢，由天怒焉。夫助金者，鋤也；開國者，辟也；展疆土者，分裂也；赤玉泊石，與火俱焚也。得非玄之鋤吾土，攻吾國，縱火南北，以答繫頸之辱乎？」王於是赦玄之之罪，戮方術之徒，自壞其宮以禳厥夢。又以安車送玄之歸。才及榻，玄之夢覺，汗流浹洽。

既明，乃召家童，於西牖掘地五尺餘，得蟻穴如三石缶。因縱火焚之，靡有於遺。自此宅不復凶矣。

木師古

貞元初，游士木師古，行金陵村落，投古精舍，僧乃送一陋室。師古怒責僧。僧曰：「誠非敢侵也。實因吾聽尚有妖怪。」

內，傷三十人矣。是以不敢。」師古不允。僧不得已，令啟戶灑掃，內之。師古亦自惶惑。遂取篋中便手刀一口，置於牀頭。寢至二更，忽覺增寒，溼沸風冷，如有扇焉。師古乃抽刀一揮，狀如中物，墮聲牀左。寢至四更，前扇又至，師古亦揮刀如故。僧及側近天明叩戶，師古乃朗言告之。僧徒視牀左，則二死蝙蝠也。翅長一尺八寸，珠眼圓大，爪銀色。按《神異秘經法》云：「百歲蝙蝠，於人口上，服人精氣，以求長生。至三百歲，能化人形，飛游諸天。」今據師古能制，神力猶淺，尚且殺人。斃之不亦宜乎。

科斗郎君

隋煬帝征遼，十二軍盡沒，總管（來護）坐法受戮。煬帝欲盡誅其家，子君綽憂懼，與秀才羅巡、羅逖、李萬進結為奔友，共亡命。至海州，夜黑迷路，路旁有燈火，因與共趨之。叩門，有一蒼頭迎拜曰：「此是科斗郎君，姓威，即當府秀才也。」遂啟門秉燭，引客人。牀塌茵褥甚備，主人辭采朗然，文辯紛錯。自通姓名威污蠖，曰：「污蠖忝以本州鄉試，得與足下同聲。清宵良會，殊是欣願。」即命酒洽坐，漸至酣暢，談謔交至，眾所不能及。君綽頗不能平，欲挫之無計，因舉觴曰：「請起一令，以座中姓名雙聲者罰。」乃曰「威污蠖」，眾皆柑手大笑，以為得言。污蠖改令曰：「以座中人姓為歌聲，自二字至三字。」令曰「羅李、羅來李」。羅巡曰：「君聲足比雲龍，何玉名之自貶耶？」污蠖曰：「僕久為主司所屈，既後於群士，何異尺蠖於污池乎。」巡曰：「君何氏族？」污蠖曰：「我本出於齊威王，亦猶桓丁之類耳。」既蠖兒舉方丈盤至，水陸珍羞，無有不備。君綽等及僕元不飽飫。夜闌徹燭，連榻而寢。

遲明敘別，恨恨俱不自勝。君綽等行數里，猶念污蠖，復來昨所，了無人居。惟污池邊有大，長數尺。又有鯉螺，皆大異常。方知污蠖及二豎，皆此物也。各嘔吐不已，出青泥及污水數升。

石憲

長慶二年夏，太原石憲嘗商於代北，往雁門關，中途暑盛，但大木下。忽見一僧，蜂目褐衲，謂憲曰：「我廬於五台山之南，有窮林積水，出塵俗甚遠，實群僧清暑之地。可借我游乎？」憲遂與西去。數里，果有窮林積水，群僧在水中。憲怪而問之，僧曰：「此玄陰池。我徒浴於中，以蕩炎燠。」引憲環池行。憲獨怪群僧在水中，服飾森然，其狀貌又無一異者。日暮，僧曰：「可聽吾徒之梵音也。」於是憲立池上，群僧即於水中合聲而噪。少頃，僧挈手曰：「可與我偕浴於池，慎無畏也。」憲隨僧入池，忽覺一身盡冷，噤而戰。由是驚悟，因亟趨於大木下。衣濕寒栗，抵宿村舍。

明日，往尋之，果有玄陰池，窮林積水，其蛙甚多。憲曰：「此能易形以惑人，豈非怪乎。」乃盡殺之而去。

蠍魔

西安有蠍魔寺，塑大蠍於棟間。相傳國初有女子，素不慧。病死復生，遂明敏，以文史知名。時有布政適喪偶，娶之。後布政方視事，使閹人入謁夫人。夫人不應，但見老蠍大如車輪，臥於榻。閹出以白，布政怒叱之。閹請曰：「他日相公下堂，願無髮聲，必可見也。」如其言，果見老蠍伏榻上，展轉間，又成好女子矣。是夕人定，乃出拜燈下曰：「妾本蠍魔。所以夤緣見公者，非敢為幻惑，欲有求耳。公不終拒，乃也輸情。」許之。乃曰：「我昔為魔，得罪冥道，賴觀音大士救拔免死。因假女屍為人，獲侍左右。覬公建一像宇，以報大士之德耳。今丑跡已彰，幸公哀憐。」布政領之，女子遂隱。他日命司建寺，至今存焉。

王雙

宋文帝元嘉初，孟州王雙，忽不欲見明。常取水沃地，覆以菰，薦席眠焉。恒稱：「有女著青裙白，來就寢。」薦下常歷歷有聲。發之，有青色白纓（頸）蚯蚓，長二尺許。

朱誕給使

淮南朱誕，字永長，吳孫皓時，為建安太守。有給使疑妻為人所奸者，隱身穿壁窺之，見妻遙瞻樹上笑語。給使仰視樹上，有青衣少年人。給使射之，化為鳴蟬，其大如箕，翔然飛去。給使怪其故。

後又見二兒於陌上相語曰：「何以久不見兄？」答曰：「為人所射，病耳。賴朱府君樑上膏以敷之，然後得愈。」給使乃白誕曰：「人盜君膏藥，頗知之否？」誕曰：「吾膏久致樑上，人安盜之。」給使請誕視之。視之封如故。給使曰：「試開之。」則膏已去過半，掇刮趾跡存焉。誕奇而問之，給使具告。自是樹間之人亦絕跡矣。

瘦腰郎君

天寶中，桃源女子足甚小，因呼名吳寸趾。夜恒夢與書生合。問其姓氏，曰：「僕瘦腰郎君也。」始而夢，久之若非夢矣。一日晝寢，書生忽入帳，既合而去，出戶漸小，化蜂飛入花叢中。女取而養之。自後恒引蜜蜂至，甚眾。後女家竟以作蜜，富甲里中。